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四十里长嵯忆英烈

□ 文/图 张景生

在我家乡的东面，矗立着一座绵延40华里的奇峰峻岭。它南起后城镇的滴水崖，北到龙门所小堡子村止，人们称之为四十里长嵯（音cuó，当地人读chā）。登高远眺，长嵯犹如一座巨大雄厚的绿色屏障，被誉为“京西第一山崖”，又因长嵯突围战曾在此打响而闻名遐迩。近年随着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这里成为许多游客的首选之地。

穿过历史的烟云，拂去岁月的尘埃。1942年5月，为粉碎日寇对华北大规模“扫荡”，扩大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我晋察冀边区为充实冀东抗日力量，加强冀东党、政、军领导，派遣一批地、县及第十一团的干部100余人前往冀东，由平北十团进行护送，团长为王亢、政委为吴涛。通过平绥铁路时，被“扫荡”的日本鬼子发觉，他们一路尾随而来，并调集2000多兵力围追堵截，企图将冀东干部消灭于东进途中。23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十团一营和被护送的干部到长嵯集结。我先头部队刚刚攀上嵯，便与敌人交上火，王亢急命团参谋海健率一个排死守嵯西隘口，掩护东进干部向嵯东突围。与此同时，嵯南、嵯北等方面的敌人相继围攻上来，部队四面受敌。战士们越战越勇，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就掀起山石狠狠砸向敌人。敌司令官气急败坏，挥舞指挥刀亲自督战。当发觉我方弹

尽粮绝后，敌人不约而同地从四周蝗虫般疯狂扑来，嘴里不住嚎叫着：“捉活的，捉活的。”这时阻击部队仅剩下37名壮士，他们望着转移到安全地带的主力部队，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或扑向敌人展开殊死肉搏，与其同归于尽；或砸毁枪支，高喊“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当俘虏”，然后义无反顾地跳下悬崖。除龙文水架在树上生还外，冀东专署专员夏德元、十一团政委耿玉华、十团参谋海健等36名壮士全部壮烈牺牲。这次突围战，我军以较小的代价摆脱强敌的包围，毙敌司令官以下官兵200多人。

如今，抗日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去，山石上的弹痕也被岁月的风雨侵蚀，但英雄的形象仍鲜活地跃动在四十里长嵯的记忆里。长嵯挺拔峻岭的雄姿，仿佛就是勇士们威武强健的身躯，还跟当年一样，紧握手中枪，沉着冷静地阻击着顽敌。幽幽山谷间，好像还回荡着不绝于耳的厮杀和呐喊。

为缅怀英烈，铭记历史，2014年7月，赤城县在四十里长嵯脚下，动工兴建了一座大理石结构纪念碑。该碑背靠巍峨壮观、峭如刀削的四十里长嵯，俯瞰白河河谷及崇山峻岭。碑上镌刻着“长嵯突围战纪念碑”八个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碑端是红色的五角星图案，建筑风格庄严、典雅。碑文字迹刚健挺拔，详细记录了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

雄壮举。

去年初夏的一个周末，我追寻着烈士们昔日的足迹，在村委会干部老赵的陪同下，徒步从范家沟西坡，沿荆棘丛生的蜿蜒小径开始登山。一路走走停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攀上长嵯。站在嵯顶，举目四望，只见坡岗沟壑间生机盎然，满山的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杏花、梨花、桃花，竞相开放，一团团，一簇簇，粉的像霞，白的如雪，红的似火，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附近十几个村庄如群星捧月般簇拥在它的周围，村庄上空炊烟袅袅，一片安静、祥和的生活景象。远处缓缓流淌的白河，宛如嵌在绿色山峦间的一条玉带。面对此情此景，我想长嵯突围战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一定不会感到孤单、寂寞。

忽然，老赵一阵惊呼，他无意间在石缝中捡到一枚锈迹斑斑的子弹壳，一看就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他从衣兜掏出纸巾，边仔细擦拭边兴致勃勃地说：“长嵯突围，我军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听老人讲，战役结束，有村民拾回满满两箩筐的弹壳。”

接着，他又带我穿林挂刺，寻找当年发生突围战的地



图为长嵯突围战纪念碑。

方。时光荏苒，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已成茂密的树林，成片的松树、桦树满目葱茏，多年封山禁牧，山川植被茂盛，空气清新，是难得的天然氧吧。老赵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前年春，村委会利用长嵯自然风光及红色故事，发展旅游业，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经营的方式，注册了旅游公司。村里每天车来人往，异常火爆。”听罢，我不禁对村委会干部的远见卓识暗挑大拇指。长嵯迎来新的机遇，出现更大的变化，烈士们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单位：赤城县司法局）

冰糖葫芦

□ 侯凡

前些日子去逛超市，看到了冰糖葫芦，于是心血来潮地买了一串吃。不知为何，总感觉没有小时候的好吃。于是我努力在记忆的海洋里打捞原来的味道。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每每过集会，都是人山人海，异常热闹，关键街上还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东西，有香蕉、苹果、辣条，还有推着车子叫卖糖葫芦的老人。每次看到糖葫芦，我就抱着妈妈的大腿，撒娇地让她给我买，不买就抱着她的腿不松手。妈妈每走一步就拖着我走一步，最后无奈，只能屈服。此法屡试不爽。还有村里过红事的时候，也常常有卖糖葫芦的人在结婚人家的门口，估计是这里人多，孩子多，卖得好。我和几个玩伴都跑去向父母要钱买糖葫芦，估计也是因为人多，而且别的孩子也都有，妈妈这时就会很痛快地给我买了。看着自己手中的战利品，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那酸酸甜甜的滋味真是至今印象深刻。我一颗一颗慢慢地含着吃，等把表面的糖含着化了，再去细嚼慢咽那山楂，最后连那根小木棍都要舔个两三遍才恋恋不舍地扔掉，最后吃得满脸都是糖渣子。

慢慢地我长大了，村里的集会也越来越少了，也不像原来那么热闹了，冰糖葫芦吃得越来越少了。再往后不在村里住了，年龄也越来越大，糖葫芦的味道有时只能在梦中出现。

时代日新月异，如今的糖葫芦也有好了很多种材质。快节奏的生活，就像一条流水线，不会有丝毫的停顿。于是乎，很多原来本质的东西被忽略，原来熟悉的场景变得陌生，就像冰糖葫芦怎么也吃不出原来的味道。

真的，步伐太快，让我们行色匆匆，忽略了周围美好的风景；步伐太快，让我们无暇回头，来不及细品生活原有的酸甜苦辣。有时候，我们需要慢一些，歇歇脚，回回头，做个总结，就像当初吃糖葫芦一样，慢慢地品味，再大步向前。

（作者单位：新乐市人民法院）

父亲去了远方

丁凤江

4月6日13时26分，
一生勤劳的父亲离我而去，享年94岁。

——题记

我多想。
父亲真的去了远方
就像当年
去挖海河一样
他从衣兜里
掏出政府补助的
十斤全国粮票
望一望
饿得皮包骨头的
我们兄妹四人
对娘说
你把这粮票
换成粗粮
掺和野菜充饥
让孩子们
度过饥荒
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背过脸去
我看
母亲眼窝里

闪动着泪光
父亲去了远方
却把背影
留在我梦乡
他光着脚丫
赤裸着肩膀
弓着腰身
披着月光
瘦小的身躯
推着装满盐碱土的小车
一趟又一趟
从深夜推到天亮
淋出盐来
拿到集市偷偷去卖
换回一家老小
活命的口粮
父亲去了远方
留给我严父的模样
记忆中
他没有对我笑过
印象中
他有一副
铁石般心肠

他不识字
却逼着我们
兄妹四人上学
从小学到高中
棒打鞭抽
就为了
不许离开课堂
在那贫困的年代
他承载着
多大的艰难啊
用双手
硬生生托起
儿女的梦想
有人说
父爱如山
我的父亲
已化作大山样的雕像
父亲去了远方
那地方叫做天堂
我不知道
天堂离我到底多远
却带给我太多的悲伤

（作者单位：邢台市南和区人民检察院）

油菜花开

□ 马士江

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油菜生长的脚步并未畏寒而歇，它踏着时节的韵律，盎然开放在厚衣加身的春天。

我悠闲地坐在书房，观赏着朋友微信转发的油菜花图片，赏心悦目。黄澄澄、金灿灿，齐刷刷地成方连片，俨然一幅饱蘸浓彩的油画，顺着由近及远的视线，铺展在大地之上。惊艳之下，我陶醉其中，心底禅意萌生，似乎聆听到寒意潜抑下油菜淡然花开的声音，那么轻微，那么柔弱，那么玄妙，似有似无拱围于花海之上，氤氲在天地之间。

终于，我激情难抑，决意驱车前往这片油菜生长之地的雅风庄园，一睹其风光，去感受一番揽景于怀、人境相融的桃源。

从县城驾车西行15分钟，左拐进入武馆线省道一路向南，就渐趋出离了车水马龙的喧闹，车窗外呈现一望无垠的碧野。春风吹拂，阳光跳荡，绿油油的麦田在阡陌的分割中，成方连片地往车后挪移。我打开车载音乐，耳畔舒伯特的钢琴曲，流水一般地唱响在岁月的河流里。几曲终了，远方蓦然现出了一道绿黄相交植物

带，黄的高显，绿的低矮，随着车行推进，偌大的黄片区约有数百亩之大，盈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

车进雅风庄园停下，我推开车门，空气中浓烈的花香迎面扑来。踏步而行，走进观赏甬道，便置身这浓稠如蜜调的油菜花海之中了。徜徉在这浑然天成的巨幅油画里，儿时的天真瞬间在沉睡中唤醒，真想“打几个滚儿”“捉一会儿迷藏”。可惜这种自发的天真，又顿时自觉地让理性所抑，只有艳羡观望那自由自在的蜜蜂。蜜蜂在花丛中穿梭如织，凭借高频振动双翅，或肆意吮吸着花粉，或在花蕊间翻滚攀爬，那沉醉状态，即使我近细察，亦丝毫不为所动。还有远方翩翩飞来的蝴蝶，成双结对，前后嬉戏，任高忽低，一如人间热恋的少男少女，情窦绽放，随性起舞，似乎来者为客，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诗语有言，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我融入这大地里生长出来的时景之画，在逸气抒发中，希望能寻找到绿水之美。一位当地居民抬手指向东南，我循指遥望，在花海的东北向还有一处土山，山上有亭。莫非是积土成山，山下开潭，放



水成渊？早听说雅风庄园的前身是片盐碱滩涂，盐碱滩上兴建观光农业生态园，应是大抵如此。

穿过甬道，步行来到计有20余米高的土山脚下，一方约计300米长、百米宽的矩形水潭紧邻花海，果然在这

老鸹虫

□ 刘兰根

童年的春夏时节，是逮老鸹虫的时节。家住在村外，往南一条大道两边都是田野。道两边种了两排杨树，高低不同。春天，杨树刚长出新叶的时候，下午一放学，我们就从家里拿出空药瓶或酒瓶子，不约而同地来到这条大道，一般是五六个人一伙。春天里干旱少雨，那路面边沿处特别暄的地方，用木棍挠几下，就能从土里挖出老鸹虫来。

天色渐黑，眼前有飞过的老鸹虫，飞得并不高也不快，我们跑着跳着追赶几步就能逮住几个。一人多高的小杨树，伸手就可够到枝叶，杨树叶上有好多黑色的老鸹虫，黑豆粒一样大小，细绒毛如锦缎一般光滑，静静地吸附在树叶上，很容易伸手逮一个放进瓶子里，有时能同时逮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我们称黑色的为“小黑妮儿”，红色的为“新媳妇儿”。直到把伸手可及处的老鸹虫逮完，有人在树干上踏上几脚，树顶部的老鸹虫就落到地上，孩子们呼啦围过来，抢着捏老鸹虫，一只手捏，另一只手要捂住瓶子口。挨棵树走过去，每个瓶子差不多能装满。

走到粗壮的大树下，树叶是够不着的，往往会两三伙人聚齐，几个男孩子同时用力踹树，老鸹虫像下雨一样哗哗落下来，同时落下来的有几个大个儿的，比玉米粒还要大些；背部是两片盔甲，银灰色的，我们称为“虫壳郎”；紫铜色的，亮晶晶的，我们称为“老罐儿”。“老罐儿”相当于老鸹虫中的王，谁能发现并逮到一只，就会惊喜地炫耀好半天，一只“虫壳郎”或“老罐儿”的大能顶三四只老鸹虫呢。我们逮一会儿玩一会儿，互相比比看谁瓶子里的多。也会拧上盖子，晃动瓶子，看那些老鸹虫在瓶子里往上爬又掉下来，乱飞一气，嗡嗡有声。

那时候，逮老鸹虫是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回家后把拧紧盖子的瓶子先拿给娘看，听到娘夸奖说：“鸡吃了老鸹虫下蛋多，腌的鸡蛋个个流油。”我便高兴地把瓶子放到外窗台的席篓旁。第二天一早，娘打开鸡窝，把那些闷晕的老鸹虫倒进鸡盆里，鸡们吃得那叫一个争先恐后，甚至在树上栖息的几只鸡也会飞下来抢



食吃。鸡在整个冬天因为天冷没有下蛋，天气渐暖，正是下蛋的好时候，这些老鸹虫给鸡补充了足够的营养。每当有鸡刚下出蛋来，母亲总是第一个拿给我，欣喜地重复着说：“赶紧暖暖眼，热鸡蛋暖眼能眼明。”我深信不疑，闭了眼，用热鸡蛋在两只眼睛上滚来滚去，直到那鸡蛋变凉后才放回鸡蛋罐里。家里的鸡蛋可是有大用呢，母亲每天从席篓拾的鸡蛋都要攒起来，过几天就数一次。盘算着哪个亲家快要生孩子了，留着随着礼用。那时候家孩子多，随礼也是经常的。有时还要用鸡蛋去供销社换回针线或油盐酱醋。母亲回娘家没有别的礼品，只要攒够一兜鸡蛋时，就去看望分别动过大手术的姥娘姥爷。我偶尔生个病嗓子痛，母亲也会给我用开水冲一个鸡蛋。

娘还记着时令节气，谷雨过后，一定要精打细算攒够半罐鸡蛋，用盐、花椒、大料水腌咸鸡蛋。等再攒够半罐时，就把先前腌的鸡蛋小心地拿出来，用铅笔画上记号，把新鸡蛋先放进盐水里，再把画记号的鸡蛋放进去。到麦收时节这些鸡蛋正好腌好，这是过麦必备也是最主要的副食。那时的过麦，主要是人和畜力，亲戚邻居互相帮忙过麦，过一场麦要十多天。咸鸡蛋只在过麦的中午或早上吃，每人一顿一般是一个，出力多的壮劳力有时会有两个，一点点抹开卷到饼里吃，真是香。麦收过完，咸鸡蛋就一个不剩了。过一阵子，进入伏天，鸡会“歇伏”，基本上也不再下蛋了。

老鸹虫是害虫，学名东方绢金龟，那时候的农田不打农药，孩子们都是捉虫小能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些乡村树木上的老鸹虫都没了踪影，现在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老鸹虫为何物了，逮老鸹虫的经历成了岁月过往的故事。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政法委）

里驻扎。水光潋滟，绿水清澈，在阳光的透射下，潭中之鱼随性畅游，别有情趣。顺着潭沿观赏其间，蓦然又发现潭沿至水面的陡坡上、背光的低洼处，甚至被雨水冲刷过的沟壑里，依然有花开的油菜。想必是油菜播种时，种粒不慎抛撒而出，命运不济才来到了这里。我俯身蹲下，慢慢地扶沿而下，仔细端详起这棵棵孑然独立依然向阳而生的油菜花。

它们棵棵分离，既失却了紧密相拥的灿烂，也没有众人惬意的夸奖，却依然在这里无悔地生长。它们有的扎根于泥泞之中，一样开出了无垢的嫩黄花朵；有的生长在难得阳光的极阴处，却丝毫没有折损向光生长的本性，平静地酝酿出自己的花朵。看那长在沟壑处的油菜，纤细的枝干，居然顺沟弯曲，却挺拔向上，它们将花朵举在枝头，依然绽放。我们漫步花海，是欣赏油菜花开集体招摇带来欢笑，而这里的子然逆袭，则是洗礼精神、照亮灵魂的诗意。

我走上土山，站在四处无拦的亭下放眼眺望，脚下成片连方的灿灿金黄尽收眼底，远方绿油油的麦田尽情铺展，再极目天地相接处，浩渺浑然。纵览这大自然馈赠的层递推进的目色，心中唯有那望之不及、背阴生长、依然无悔的油菜花开，长在了我的生命里。它们纤细却又茁壮，柔弱却又刚强，子立花开在无人处，却芬芳了人间。

（作者单位：临西县人民检察院）

枝叶关情

邢红福 作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

